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晉館藏

杜氏 盡十七年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以書南蒯以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不書南蒯以

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

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費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不在于乾谿楚人生失楚公子弃疾殺公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

子比此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秋公會劉不稱爵殺不稱人罪弃疾

考考
定年傳云陽虎入于謹陽國以
致註云致書略家臣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公不與盟。不魯

甚。晉求譖慮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

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

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楚邑用。大帥焉。日滅。吳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

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

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

氏。費叛南氏。在明。羊。傳善。楚子之為令尹也。

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林以義德為費人之主
得真之食如解松家

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奪

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

許大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楚滅蔡在十一年消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

王行至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此王奪闔

韋龜中犇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成然韋龜子如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

奔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奔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遠氏之族

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

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觀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

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觀從以父死怨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

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

戮者戮辱也大
夫者為高也也
之立也故為記

子干非蔡公之命欲逐蔡公之盟

其故驚起群之其故驚起群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子干

使子干君蔡公之蔡公之糝食蔡公之食蔡公之食已徇於蔡蔡公

已觀也已觀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蔡公

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蔡人聚將執之蔡人

執觀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

子干子贊也言蔡公子干子贊也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蔡公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

待成敗言與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

則可得言不可違上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鄧縣西南有

鄧鄧我二子鄧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楚公子比

干公子黑肱干公子弃疾蔡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

蔡有蔓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欲築壘壁以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

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蔡公使須務

三義云蔡公知之
知陳蔡人之情
也若少見之
子干為各情不
下之藉雖
蔡公使須務

於清藩而已

卒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

罷敵須勢卒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宮公子比為王

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

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創創截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王闡

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

人之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

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

然舟乃歸于楚然舟子革王必夏將欲入郢

夏漢別名順流為漢順漢水南至郢平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其旌執王弗誅惠孰大焉

事在昭七年

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園以歸棘里名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

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申亥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殺弃

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子玉

曰人將忍乎子玉吾不忍後也乃行國每夜

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

呼曰王至矣周禍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

走告子于子于誓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

來矣司馬謂弃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于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

走至者曰衆至矣不書我君位未定也丙

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嘗實警教

者不成君無號謚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乎旗為令尹子旗黃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三義之邦教之此堂
教皆心志之天世號
也也之季傳之百矣
子于邦傳之邦
教此云吳子于于
此嘗實此堂教以
地名冠教亦如其
亦又之亦其之先
子若教育教
子位多年亦補
子教亦不知其

還自徐... 是也... 萬... 子... 伐... 徐... 師...

師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

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相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交

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後九年致羣賂始舉

所貨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廢官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弃疾疾并疾今對

曰臣之先佐開下乃使為卜尹佐卜人使枝

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

王新立故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

還以賂鄭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

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

遣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

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享也王善其有權有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詎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也大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

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巴姬共主妾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從

次以康王跨之過其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

識審關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且曰弃禮違

命楚其危哉弃立長之禮當璧子干歸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弃疾親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

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

一也寵須賢人當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

有主而無謀三也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

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

干游皆族盡親叛，可謂無王。無親族無釁而

動，可謂無謀。召乎干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

民。終身羈客在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

者王虛而不忌。盡王恭虛無所楚君子干涉

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于以

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

時穿封成既死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不以下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

民信之，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當有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

貴四也。貴地居常五也。弃疾有五利以去五

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

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

其寵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無二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虐

戌

皆庶齊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齊桓有寵於僖衛姬

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

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內主

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肅齊嚴也

不藏賄齊上鄉不從欲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求

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有

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有魏

犖賈佗以為股肱魏犖魏武子也稱五人而

蓋叔向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

享之秦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卻殺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赤民惠公懷公民

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

共有寵乎國有與主謂齊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

共音恭字定而南之
陽得之真是內
以義

鄆之書

吳地水行指以路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幕巾也合名曰宮室
曰帷王所居也
帳也

莒新也從廿牡音
易去飼牛馬
草也莒廿牡火
之草也

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送何以異國傳言子

所以蒙我君之名晉成虎祁在二八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其為取鄭故取鄭在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

德薄欲以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

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

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羊舌

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

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

軍旅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馬及

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次于衛地叔

鮒求貨於衛淫羽莒者欲使衛患衛人使屠

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

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而敢

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叔向

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遜曰晉有羊舌鮒者潰

貨無厭也亦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役事也

予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者禁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曰抑齊人不盟若之

何對曰盟以底信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

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亦不許

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天子之老請帥

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

開也道也行遲速唯君欲佐叔向告于齊曰諸

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

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以命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而後共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不明弃共白事

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業故

元大也大成羊之大有五軍子ノ多

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識志

也歲聘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之義率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

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巡志業於好聘講禮於等也示威於

衆會也昭明於神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

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

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

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

君叔尚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邾人

莒人怨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

魯同好又不朝夕伐晉無故怨我之不共魯

魯同好又不朝夕伐晉無故怨我之不共魯

債方問及什音有
前更曰什言服
死也

南蒯子仲之事
在十二年久

後承子下承之
承何國之也
以承考次

故之以不共晉貢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

君無勤託謙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訛蠻夷謂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

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用甲車四千乘

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債什南

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弃猶忘也若奉晉之衆

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四國仇魯數

存鄆已滅其民猶以討魯罪聞其二憂因南蒯

憂為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致甲戌同

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令諸侯日中造于

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

張於除張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白及夕子

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

及盟子產事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

班貢輕重以列也列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

地廣故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

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

子男不應出懼弗給也取以為請諸侯靖兵

好以為事靖息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

至貢之無藝藝法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

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

之制將在全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

之既盟子大救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續乎

也續易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

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幕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夫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專子產歸未至聞

蒲伏甸甸也甸
平子也甸伏也
也水也甸甸甸
也水也甸甸甸
也水也甸甸甸
也水也甸甸甸
也水也甸甸甸
也水也甸甸甸
也水也甸甸甸

服虔云藝極也一日常也
三者非正訓杜預云
經義故為法制頁有法
制

此言正氣飲用
于水以飲
字也
竹可也

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獲無為為善矣唯夫

子知我言子皮知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

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

樂與君子為治方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

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故以禮明之鮮虞人聞

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字四千而不

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晉苟吳自著雍以上

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中山望都縣西北車

與狄大獲而歸為十五年晉楚之滅蔡也靈

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二十一年許胡沈

得安民之禮以爲邑荆荆也傳言平王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太子有悼太子

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太子偃師冬十月葬

蔡靈公禮也國後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

故明公如晉有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

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

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壬文伯也吳滅

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入未事鬼神未備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

平王所以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

穆乎私與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

事齊楚其何廖於晉也廖差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

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

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死晉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

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

不能對也能對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昔對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

而不歸對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河

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待見禮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百晉書至者三月曹

伯滕卒無傳四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

月莒子去疾卒未月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百晉尊晉罪已也以合

罪已尊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南蒯之將叛

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

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

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

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

季孫不實伐莒晉人討而魁

叔向曰司寇姓也
老祁字子也
也

死請待間而盟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也叛

也請朝衆而盟也遂劫南蒯曰羣臣

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

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南蒯

請期與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子韓皙曰齊大家夫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司徒老祁慮

突來歸費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

未專屬齊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立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分貧振窮分與

救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

災患有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舉淹

滯滯有才德禮新叙舊新爵祿勲合親勲

也親任良物官物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

介或介慶介介
二特也

知方去相力子
所宜而官也

召陵兵在國都亦如之如然好於邊疆結好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

卒郊公不感郊公著國以弗順欲立著丘公

之弟庚興庚興莒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於庚興蒲餘侯莒大夫茲夫郊公惡公子鐸

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興許之下

冬殺意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

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王患

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

使鬬辛居郟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冬十二

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

子鐸逆庚興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

田莒賂齊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

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叔

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襄三十二年傳稱平臣每憂晉人與之邪雍亦晉晉人與之邪孔是註晉語云邢與郟比爭疆界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雍子

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貪以敗

官為墨墨不潔殺人不忌為賊忌畏夏書曰

昏墨賊殺過書三者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

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治國制刑不隱於

親謂國之大問已所者當三數叔魚之惡不

為未減未薄也減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於義末安平立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以寬

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對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

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

暴虐頗也三惡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三

潔字子公清也
淨也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唯答宜多問不可以不正其
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

事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夏蔡朝吳出

奔鄭朝吳不遠讒人所六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梓慎曰

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

喪氛也稷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其他泣事

乎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

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楚費無極害朝吳之

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欲去之

乃謂之曰王唯信乎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乎請請求又謂其

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在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也然而前

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

穆后崩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圍鼓鼓自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

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

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德過也或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

惡若所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

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適為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

繕守備圍鼓二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

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德過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為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二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

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

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

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完猶守賈怠無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能事

其君我亦能事吾君亟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

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

鞮歸鞮為鞮鼓君名冬公如晉平立之會故也平立會公

不與盟季孫見義今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

穆后籍談為不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

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

撫玉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

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

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穆故

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

十七年荀吳詐殺于碓以滅陸渾
二十二年荀吳伐魏以入牙陽而此州
以降而受之者必荀吳自度已必其能獲存國以存之

拜謝戎師不有
同服

深山戎伏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

戎不戰言王寵靈不見及其何以厭器王曰

叔民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

也其交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

大蒐也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闕鞏之

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唐叔受之以處參

虛臣有戎狄參虛實沈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

王所賜晉文鐵鉞鉞鉞鉞斧也鉞金鉞彤弓

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公一撫

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加車有績

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羣器鉞

之旌之以車服襄之路明之以文章旗子孫不

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言福祚叔父焉在不在

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

為大政故曰籍氏籍伯鷹晉正卿及幸有之

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幸有周人也其

實當作實字
也
蓋莽大而錢少

晉為西原言中
日為西原

晉為西原言中
日為西原

晉為西原言中
日為西原

信北二年二十五年
東遷也幸有也

定志于方人
獲新素

喪杖期三月
曰父以初居也至
私親也父必三月
行也時哭也

以葬りらるる者
止哭也初哭也
行也時哭也

或曰禮名忘也
曰名子子也
曰名曰我

史籍廡與之共董晉女司典之後也何故

志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

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

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

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於是乎以喪

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

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

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失二禮謂既不以言以考典也典以志經忘

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我蠻子殺

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

諱之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齊侯伐徐楚

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

然舟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二月

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也取徐人

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齊君

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

之亢也無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

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

為天子宗今乃衰滅亂無定執其是之謂

乎傳言晉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于

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乳張後至

徐以自左

小雅而也

何山

適後居於其
間也

似清於考類
類之字也杜以爲
字也類考考類
字也類考考類

不聽也又
也之也也左何也
也之也也左何也

朝

立於客間孔張子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適

客後又禦之適適聽聞聽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字諫富字鄭大夫諫字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也鄙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乳

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綠事類以成備類獄之

放紛放紛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使命之

不聽上下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昆昆也子孔鄭襄公昆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掌執

為嗣大夫奉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

侯所知立於廟而祀於家廟於家有祿於

國受祿有賦於軍軍出鄉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受

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內賜大夫歸服謂其大夫祭歸肉於公其

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諫者子寧

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在鄭商王環

共於自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關

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

偷他候反

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

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片之何樂

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

林注他日不共之罪與韓子今日貪
善之罪

曰曰商室曰西夏此
成實音穆本公作

命以使用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

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銳細也韓子買諸賈

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

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

也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

在周畿內桓公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日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

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

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

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

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

為鄙邑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

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敢辭

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

郊餞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

知鄭志詩言子產賦野有蔓草子產齊也野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逆相遇適我願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君子相願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

取其彼已之子命不宣子曰起不堪也不

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

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宣子曰起在此

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言已今崇好在此子大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不復冷子適他人子大

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褻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

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躬帶之子躬偃也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

愛樂宣子柳賦釋兮子柳中辰之子印祭也

將和從之言宣子倡已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言鄭庶幾

鄭言已後詳

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賊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

日不出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賊不出二三君其國以示親好

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

而賊我將我將請領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

威乎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

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以玉馬藉手公至自晉晉人聽子服昭伯語拜謝乎產

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曰晉之公室其

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

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少平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九

月大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拊有事

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藝養護斲其木念繁殖而斲其木其罪大

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

駁

藉手及

昭伯尚少平

三子鄭大夫

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子服氏有

乎哉。有賢子也山木也。而神其木其異大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息帥師滅

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不書戰。而不書敗也。長

岸楚地。吳楚戰於長岸。以晉大帥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

子賦采芣。采芣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

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

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

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不舉。盛饗。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

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樂。祭也。曰止也。

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大辰大也。答若新。可。以。候。時。也。曰。辰。

二十九年。傳。曰。小。邾。子。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賦。菁。菁。者。莪。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大辰大也。答若新。可。以。候。時。也。曰。辰。

三十三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

已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

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

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

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於杜史用

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

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

日馳者日走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

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秋郊子

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郊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

皆以雲為名號紹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雲氏蓋其一官也

正書云樂奏鼓者下瞽奏鼓也樂謂作樂之人即瞽瞍也奏謂

是尚玄流心又也書云王幣

正書曰長陰侵陽

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

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分

者也玄鳥燕也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

也以夏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鶡鶩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也以立秋來立

昔歷正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雉鳩也雞鳩氏

鳴鳩氏司馬也鳴鳩王鳩也而鳴鳩氏

司空也鳴鳩鷓鴣也爽鳩氏司寇也

為司寇主盜賊鷓鴣也鷓鴣氏司事也鷓鴣鷓鴣也

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為日鷓鴣雉東方日

之南日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苞

難聲近夷在

在正年之冬頭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難聲近夷在

爲雀也竊古漢字
此鳥色不從竊去
也然能分循也去
宜乃以人子名
也秋一越女收
也棘一考果
也令不
也
天瑞志云
左以志通言

○鄰少皞
以之
國
其
孔子
看蒯事在昭九年

爲九農正

有九種也春苞鳩鷓夏苞竊玄
秋苞竊藍冬苞竊黃棘苞竊丹行

民無淫者也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
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

於鄰子而學之於是仲尼
年二十一八既而告人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
職也傳言聖人

師無常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

維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襄弘謂劉

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

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戒備警戒以

欲因晉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

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奔楚其衆奔其鹿其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宣子

夢文公攜首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欲以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申須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相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

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

其徵也徵始有形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君火也久矣

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

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君陳木

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顛頊之虛也故

為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顛頊居之其城內有顛頊象其星為大水

衛星營室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

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

信物也
好惡也
考壬妃
水火以了
水火雄
水火雄
水火雄

多故水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

不勝火星俱伏不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璫

玉璫鄭必不火璫璫也璫也璫璫也子產弗與

以璫天災流行非襍所息故吳伐楚陽句為

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主曹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且楚故

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

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隨出吳公子光光諸

闖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衆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籍救之力衆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鬣鬣與吳人潛伏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三

豈久以吳人防

左傳二十三
三十七

皆迭對也楚更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其光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六月邾

人入郟郟國今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

羽自業遷也畏鄭而樂公卒

傳十八年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代君襄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

以乙卯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與桀同謀

為二十六年三月曹平公卒原伯起本夏

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

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

以審前日宋衛陳鄭也數自皆來告火言經年之言

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生禘竈欲用瓊筭攘火

子產不聽今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

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

亡乎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禘

竈猶不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此句伯應已詳中說

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予產曰雖可

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予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嘗與已言故火作予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

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羣屏

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

從

及使公孫登從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從主祐

於周廟告于先君桓廟主石函周廟厲主廟

廟易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徹備商成公徹

司官商成公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寘諸火所

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行

火所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在登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土也火

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

撰東茅以為屏
以故水以道

○東漢定之也當國入
遇火必去之也

○此曰精福和精也
○杜彥
○根訓考持新其
○首也
○東漢也

○東漢多之此後之多
○心學而可下言也

者就太禳次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禘于四

鄙鄙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

入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六月

邾人藉稻邾姓國也其君自邾人襲邾邾

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遂入

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祭於邾邾

莊公及邾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秋葬曹

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之語不

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

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患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以為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

言學之進

德如農之殖也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治

也也被攘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也乃簡兵

大蒐將為蒐除治其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

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也過期三日

處小不得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

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子產朝

君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

公孫而授兵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志守則危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

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小

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

執事惘然授兵登陴惘然動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讓

也不知本明

句本又作以

一本存作薦

愚之間謀之以啓貪人存為敝邑不利也荐重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

晉言鄭雖與他國為音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傳言子楚左尹王守勝言於楚子曰許於

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

詩自夷遷居葉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傳

心事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曰

余俘邑也隱十一年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敵也為方城外土不可易易輕國不

可小謂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

羽改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鄭為夏五月戊辰許

世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己卯地震無

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魯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

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守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特往聘蔡郟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太子建郟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

伍奢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費無極曰建之子也
以秦為之也
杜

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

夫人至為下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郟二月宋公伐郟圍蟲三

月取之蟲郟邑不書乃盡歸郟俘夏許悼公

癘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太

子奔晉書曰執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藥物有養當由醫非凡人所知

名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

賈逵曰...
...
...杜重

秋齊高發帥師伐魯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

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守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郟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太子建郟陽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

伍奢之子伍負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

夫人至為下夫人起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郟二月宋公伐郟圍蟲三

月取之蟲郟邑不書乃盡歸郟俘夏許悼公

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太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藥物有養當由醫非凡人所知

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

公伐公代代事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費無極言於

楚子曰晉之伯也伯通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城父今襄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

人也為明年譜太子張本秋齊高發帥師伐

莒莒不事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

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

殺其夫已為齋婦寡婦為齋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因紡纆連所紡以度城而藏及

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

使師夜縋而登縋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

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

月丙午齊師入紀傳言怨是歲也鄭駟偃卒

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弱也其父兄

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也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字且

經曰及麻縋也
古人謂以藏者去
字去去作齊

後年之鍊之義
曰

以為不順合于立叔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

違眾故駟氏尊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

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

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之

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今又

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宗室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寡

西國曰未之謂也
短未三十此謂稱
曰子生三月父名
未名之曰存

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

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乎立之會

在二十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

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
戊在王曾孫棄公諸深父也

三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其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志

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鄭大水龍鬪

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於

入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

覲也覲見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

也淵龍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知今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

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

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第猶舍前之

念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丙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

在三十二年

宋無傳有王昂之使秋盜殺衛侯之兄蔡今在

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華定出奔陳與君乘而出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且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闕閏更

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

月訃南至日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

以正歷也登臺之禮梓慎望

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祭有

大喪為宋華向出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桓族華氏汰後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一過納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大

子寃故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引云子子子子
如十末石鄭石

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

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

如事余，臣不佞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

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自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自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自以每知，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

擇任而往，知也。負任知死，不辟勇也。尚為父

不可奔，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爾其勉之。

相從為愈也。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差初言及及字
且楚解及音
萬出也

大夫其肝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負如

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州子吳公子光曰是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

負曰彼將有他志光欲殺之條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讎而負亦知之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退勇士以入於光退

乃見轉設諸焉轉諸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

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元公殺已華

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

六月丙申殺公子實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固公孫接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之癸卯取大

子欒與好弟辰公于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衛公孟

繫狎齊豹公孟孟公兄也齊豹齊惡奪之司

寇與郵郵，邑名。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繫足不

役則以官邑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良故有

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

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為

孟驂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

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雖

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私故不能去是吾過

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子行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乎周，猶終也。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齊子氏惟於門

外而伏甲為齊豹使祝嘏實戈於車薪以當

門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實戈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閑中閑，曲齊氏

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

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此御

公公南楚駮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營

鴻駮馳驅乘于公鴻駮馳後就公公載實以

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過

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

手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齊氏射公中南楚

之背公遂出實閉郭門不欲出踰而從公

出公如死鳥死鳥折朱鉏胥從實出徒行從

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遂從諸死鳥請將事

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

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

事阿此也命已臣不敢貳貳違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

宗桃在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衛侯固請見

之欲與青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為未

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衛侯以為乘馬敬其

故貴賓將擲擲行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

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為辱從者敢辭賓

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拜外役

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

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齊氏之宰渠

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

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

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乎朝褚師圍子

玉霄乎高鮪出奔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

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喜謚曰首子滅齊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晉從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魯死而賜謚及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

公孫青言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

其有禮之教也善青敬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

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在康誥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況在羣臣臣敢貪君

賜以予先王言受賜則犯琴張聞宗魯死琴

孔子弟字宗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縶之賊又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

君子不食姦無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豹

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

以回待入知難不吝是不蓋不義以周事豹

不犯非禮以二心事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

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疆向宜向鄭宜鄭

戊楚建楚平王之鄭甲以邪獲出奔鄭宋大

夫皆公黨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闡八子之徒

長平縣西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

明年子城以華其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自必適華氏食公

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宗向寧曰唯不

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

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

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太子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

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

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太子

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

之有庸可以為使少司寇極以歸以三公子

華亥華亥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入以三公子為

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公子既入華極

將自門行門從公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

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齊侯疥遂疢疥疢

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梁

丘據與裔款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

之他國也

梁元事以為病
當作疾二日
一教之應也而
店知日之應
也後字之在
字誤在
廉及

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

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

固。史歸以辭。賓欲殺醫，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於晏

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

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

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

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

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

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

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

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

功，德視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

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

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深

池，

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欲殺醫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於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

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欲殺醫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於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

翰也也去臨也殺
奪也

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也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

忌還猶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

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

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

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荏

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林之利不與民共縣

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

強易其賄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也言布政無法制

徵斂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

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

庶曰新曰曰庶

於邊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以東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

其為久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君若欲誅於

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闕去

焚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公使執之

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三山公使執之

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

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

君子建之建是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端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公曰唯據與我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宰夫和之齊之以

醢醢也醢肉醬也
梅菜字也
炊昌岳反三音改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否不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

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

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

羹醴醴無言時靡有爭醴總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和先王之濟五賦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氣二體舞者有

三類風雅四物雅用四方之物五聲官商角六

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音周

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

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

音八風八方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

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

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

味

賈逵注肉也
曰肉也
得七律得七
器之也
律者宮大簇
考高如洗為
角本律為濁
南呂為水應
律者之宮大簇
宥者之文大簇
五言以外以文
序乃七言

不報詩幽風也義取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

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季荊因之

季荊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

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

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其於

不死晏子無古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

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

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

杜其汙以同聲
以汙為汙
正義汙幾人也
汙汙大雅云汙
汙汙仲尼分汙
三汙每以汙
汙汙

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糾猶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詩大雅法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

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也式遏

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上也

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

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

競不綌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政

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也和之至也及子產

卒仲左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有古人之

遺風二十有一年春天子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晉侯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

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

卒叔弓之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大子則失

人所逐故以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

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冷樂官州鳩其名也夫

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

俗作樂器以鐘之鐘聚也以興以行之樂須以移之

行小者不究究細不備大者不擻擻橫大不入則和於

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

心心憶則樂也信安信則不咸不充不充備擻則不

容容心不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擻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三月葬蔡平公蔡

大夫朱失位位在軍不在道乎位大夫送葬

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橫大心所不究

又... 大... 心... 不... 究... 細... 備... 不... 充... 備... 擻... 橫... 大... 不... 入... 則... 和... 於... 物... 物... 和... 則... 嘉... 成... 故... 和... 聲... 入... 於... 耳... 而... 藏... 於... 心... 心... 憶... 則... 樂... 也... 信... 安... 信... 則... 不... 咸... 不... 充... 備... 擻... 則... 不... 容... 容... 心... 不... 心... 是... 以... 感... 感... 實... 生... 疾... 今... 鐘... 擻... 矣... 王... 心... 弗... 堪... 其... 能... 久... 乎... 為... 明... 年... 天... 三... 月... 葬... 蔡... 平... 公... 蔡... 大... 夫... 朱... 失... 位... 位... 在... 軍... 不... 在... 道... 乎... 位... 大... 夫... 送... 葬... 者... 歸... 見... 昭... 子... 昭... 子... 問... 蔡... 故... 以... 告... 昭... 子... 歎... 曰... 蔡... 其... 亡... 乎... 若... 不... 亡... 是... 君... 也... 必... 不... 終... 詩... 曰... 不... 解... 于...

位三民之攸五暨詩大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軍

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

政叔孫昭子以季孫欲惡諸晉懼叔孫在已

罪於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

歸費在十四年禮各如其命士鞅怒曰鮑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故

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

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宋華費遂生華

糶華多僚華登糶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

與糶相禦乃諧諸公曰糶將納亡人亡人

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謂費

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

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死如

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如公懼使侍

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告司馬使逐糶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字也曰牛羊豕
牲繫系者曰宰
又牛曰太宰羊
曰小宰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

逐華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

之幣酒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公賜張句尤

之張句華龜臣尤怪賜之厚白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

劍而訊之子皮華龜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言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

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

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

任翩亦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自入

樂大心豐愆華控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

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

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夏至夏至二分

春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

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下道其他月

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於

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乎日子叔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成宋烏枝鳴廚人濮曰

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

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山東有鴻山獲其二帥公乎

苦雉偃州負二帥吳華登帥其餘吳餘以敗

宋師公欲出齊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乃徇

日揚徽者公徒也微衆從之公自揚門見

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

二三子之恥也豈寡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

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彼

苦音枯

識本作帳音
申之及又音式

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

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

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

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

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此皆小怨。

十一月癸未，公守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

曹翰胡曹大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

衛公字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鵠。鄭翩，華氏黨。

子祿御公于城，莊董為右。子祿，陳名。干嬖御

呂封，入華豹，張匄為右。呂封，人華氏黨。相遇，城還

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

則關矣。注，傳矢。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平公之子。

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鄙也。狎，更。抽矢，城射之，殪張匄。

抽矢而下。父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

折軫折軾又射之死死千孿請一矢死城曰

余言女於君欲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

也同乘共伍王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乃射之殪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膺而呼見華猶曰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

在襄一丁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使

華登如楚乞師華猶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犯師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

復入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

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

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為明祭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

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而謂蔡人曰朱不

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

必圍蔡蔡人懼出采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

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鄧依

字之通于放及
廷當作廷也
字之通于放及
廷當作廷也

字之通于放及
廷當作廷也
字之通于放及
廷當作廷也

陳蔡人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靈王殺隱

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

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蔡則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晉將伐鮮虞故

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

經二十有一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大蒐于昌間

無夏四月乙丑天主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

景王叔鞅叔子王室亂象叔鞅言而書

亂但曰劉子單浮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

子朝難出居皇王南有黃亭秋劉子單浮以王猛入于

王城王城邲郟今河南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不言崩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有庚戌又以長陞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自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燔帥師

伐莒齊大夫北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之

之

昔大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知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地齊侯伐莒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晉泣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

泣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

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

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適君若惠保敝邑無

元不哀以辨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患宋以義與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

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救後為宋患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雅華登皇奮傷省

宋人法取殺
華氏在法條
以宗去因法
出再氏

臧士平出奔楚華龜已下五宋公使公孫息

為大司馬代華邊印為大司徒中平公曾樂

祁為司城祁子空孫仲幾為左師幾仲法孫

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子孫以

靖國人終梓慎之言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

王子朝景王之長庶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孟即起也王誦賓孟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

單穆公獻公劉季伯蚡惡賓孟之為人也願

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

臣之言故賓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性柔遂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

然卒當見殺若人見龜飾犧者實用人人犧

實難已犧何寧言說使寵人如寵犧則不真

無患害已斃子朝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

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王立子猛後復欲

上人善於為人下
人極詠如人已
○假人去假他人
以控也七暗揚子
狂

卷之五十四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夫... 人... 之... 也...

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也王知單劉

不欲立王子朝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四月十九日河南有榮錡緡戊辰劉子摯卒二十日無子

單子立劉蚡食事單五月庚辰見王見王遂

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

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在十一年既獻

而反鼓子焉廟又叛於鮮虞鮮虞六月

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糴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遂襲

鼓滅之以鼓子為鞅歸使師他守之地涉他

晉大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

帥郊奠饑之甲周地以逐劉子逐伯壬戌劉

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悼王

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王子朝黨

得王得王癸亥單子出失王王子還與召莊

故取之故取之

公謀謀，公召伯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也與

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也樊

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遂奉王以

追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

殺摯荒以說說，委罪劉子如劉歸，其單子

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羣王子

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綱綱，八子靈景

而殺殺，其黨子朝奔京死，其黨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

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一公周卿

叔鞅至自京師鞏景言王室之亂也經所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以書

天所廢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

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出

以示急急，戊寅七月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

守于王城王，子處，子孫黨盟百工于平宮平

辛

平王廟辛卯鄆盼伐皇朝黨大敗獲鄆盼主

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月辛酉司徒醜以

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

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

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園

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

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温原之師焦瑕

温原晉以納王子王城丁巳在二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

于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

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乙酉在二十一月經書十月經書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

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

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

司馬督司馬鳥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

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

軍于泥音几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二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

夫濟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

毀其西南京楚子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王前

不為

大町

道成



